

之電信同學，吉人天相，全部投效，製造訓練，雙管齊下，不到三月，均膺新命，分往湘桂皖贛蘇浙各省，創設電台，榮膺台長，此為我國與母校無線電之首次發軔。苦只苦了我電力同學，無廠可派，也不願楚材晉用，任職鐵路，享受每月六十元的試用津貼。我是奉家父之命，暫先屈就廣西梧中教職，半年後廣西省府創設無線電機製造廠，即膺聘電機工程師。不久轉往負責南京中央電廠，以後革命成功，國府發展電廠，先後奉派創設隴海連雲電廠，主持資委會西京電廠，籌備重慶臨時電廠，凡二十年，艱苦備嘗。抗戰勝利，來臺接收，主管電政又二十年，直至退休來美，避秦暫居，母校恩澤，一生受用。

計自五十年前，考入交大，開闢大學之路後，弟兄姊妹，依次入校；二弟益，十五年入鐵路管理，于十九年畢業。三弟壯，十五年入南模初一，畢業升入機械系，于廿七年畢業。四弟豐，十八年入南洋模範，廿一年暑期返家，不幸病故。妹坤，卅年入鐵路管理，內遷赴渝，卅四年勝利返申畢業。五弟恒及長女寧，開始改入北平清華，以後次女幼女長子三子，則均改入臺大，三女入興大，次子入成大，均已來美進修，完成學位，兒均理工，現正執教就業，女則文商，均已退休持家，交大續紹，恐將俟至再下一代矣。

錢益學長夫人

張孟玫女士病逝

錢益學長夫人張孟玫女士，勤於本年三月十六日病逝台北市宏恩醫院。同月廿一日追思，安葬陽明公墓。錢夫人雍容賢淑，相夫教子，久為友好親朋所稱頌。膝下兩位公子，均學有專才，服務國外。錢學長痛失內助，悲哀逾恆，交大同學多人均往慰唁。

在美國教中學數理十年來之面面觀(六)

陳廣沅

七、美國各種各色人之人情味

人情味是個比較新的詞頭，大概講的是人情冷暖世態炎涼。擴而大之就兼及人民之生活習慣及社會羣相。美國人民沒有什麼土著，所謂真正本土本鄉人就是紅色印地安人，我們叫他們為紅番，平時看見的少得很；十二年來我祇教過一個，很聰明不過造詣不深，今年又有一個是由琉球島轉來（父親是美國兵派住琉球）讀高等數學，很靈。大部份人都是移民，以英、法、德及北歐人為最多，其次為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臘等南歐人，非洲黑人佔十分之一。英、法、北歐人來得最早，所以一切文化都是他們築的根底。他們初到美國時，其生活習慣 Way of life 也與中國農村社會一樣：先找有水的地方住下來，每日用的淡水也靠挑水或抬水而得，繼而鑿井取水。大小便則在住房之外搭小棚納缸存儲，夜間亦用尿桶。取亮始用蠟燭，用鯨魚油，用煤油，取暖燒飯亦用木材、木炭、煤油等。集居的人多了就爭取社會福利，維

持公共秩序。於是乎先辦自來水，繼辦下水道及抽水馬桶，再進步而有電燈煤氣。到此則人民之生活習慣成了定型。再進一步則必有醫院以看護病人，有學校以教育後一代，有銀行以週轉金融，有法院以息爭端。為聯繫全體之精神生活則有教堂。規模粗具後再每年爭取發展。此為美國一般社會之發展史。我所住的小鎮祇有居民三千人，而所有社會發展之必需條件不但應有盡有而且年年發揚光大。

自來水之供應必須合衛生條件，有衛生局每天查驗，水管埋在地下，我們所驚佩者，即天氣在零下四〇度而水管不凍，來水清潔可飲。下水道從不堵塞，公路春夏秋修理，冬日積雪則有車掃雪，交通不斷。電燈、煤氣、電話則由全國大公司處理，小鎮好過大城市。有救火會，有警察局以保護生命財產。有小學四所，中學一所。八年前造一個新中學值三百萬元。原有醫院一所，三年前又新造一所，佔地四十英畝，全部空氣調節，冬暖夏涼，值約二百萬元。最近又完成法院一所，內有辦公室、法庭、監獄等亦係全部空氣

調節，甚為堂皇。我們中國有三千人的小鎮多得很，沒有這樣生活舒適的設備。他們如何辦的？他們的政府好？政府代辦的？這是一種民族性，高加索人種的生活習慣與方式，自羅馬帝國以來即係如此，他們集合在一處就共同組織與發展，與政府無關。

一個小鎮的組織，維護與發展的原動力在市民大會。其組織有鎮長，下設教育、工程、衛生等委員會，及警察局，各機關主要人員皆直接選舉。各機關每年所需經費各製預算，由鎮長審核後在市民大會議決。市民如對各種生活條件有不滿時可在市民大會提出責問，有什與廢建議亦在市民大會提出。最近有一大事已在大會中討論三年尚未解決。其議案係將全鎮分為住宅、營業及工廠三區。有錢佬要在住宅區內禁設商店或工廠。小市民要在家裡做買賣或做小工業，各有利害，相持不下。好在大家爭持有理不通過即不能實行，真正民主，決不能硬幹。如此推動，公共事業就有人負責推行。最怪者這些有權機關首長為無薪職，大家盡義務，可是到了有爭執時，叫得面紅耳赤，散會後各人做各人的事。我們的市長是一個小飯店的老板，平時圍了大圍裙在他飯店的廚房做菜。教育委

站，即自來水亦靠電，萬一發生戰事，則整個社會窒息，危險之至。想抗戰時日寇狂炸而中國老百姓生活照常，蓋各自為政亦不恃集中能力也。

集體生活之情形東方兩方各異，至於人情之冷暖如何呢？我所接觸的人有高加索人、猶太人、希臘人、義大利人、黑人、紅番等。我覺得對我最有溫情的是猶太人，他們對我似乎總是熱火火的，有事均願意幫忙，其餘的人也都和氣相處，未曾有過爭執。結論是人情味甚濃，不像大都市之冷漠。記得我得胃潰瘍住醫院，那時要輸血，當時院中缺某型的血，我當時迷糊，不知其詳。事後人家告訴我說，當時院內頗忙亂，與學校當局商量，要到鄰近各大城取血，據說當時有幾個學生自動去各大城取來。後來每日來院探望的送花的寫信的多起。不生病，想不到人們對你的熱情。平時到商店購物，都留着閒聊幾句。內人腿病不能出街，常常有人問好，似乎不放心得很。

社會秩序之維持除人民之生活舒適滿足外，尚須有精神生活。他們全靠耶穌之十誡，就像中國人靠五倫與禮義廉恥來維持綱紀。中國人最講究孝悌，我常常觀察他們對於孝悌之執行。我沒有看見過孝子，但

員會的五個委員，有兩個是主婦，三個男的都各有職業，開起會來男女雙方各執己見。工程委員會有一個委員是電焊匠，他對公路、自來水、下水道負責。這些委員會以下皆有執行機關，執行者皆為有薪職。委員似為監督機關。美國每個小鎮都是如此組織，有如此行政，一切的權都在市民大會。中國人幾千年來都靠自上而下的統治政府，民國成立雖號民主，人民無組織自治的生活習慣，一切市政鎮政區政都仍自上而下，人民秉命而行。到了共產極權更是雷厲風行，人民透不過氣來，更何組織自治之可言。七、八年前好友王文山先生曾來此小鎮探問，步行各街巷參觀後，對如此小鎮之人民生活舒適情形頗為贊美。亦有慨而言也。

美國小鎮人民生活之舒適既如上述，然而也有其短處。在戰時對方轟炸皆擇其要點而下彈，如自來水塔、電燈廠、煤氣廠皆在轟炸之列，一經中彈則全體癱瘓！即不被轟炸而中央水電廠發生障礙，亦全體癱瘓！如前年紐約斷電東北各省皆受影響，有半夜無燈者。夏天各家靠電用空氣調節，冬天各家火爐亦靠電控制，電力一斷冷熱氣均無。美國各市鎮全靠集中電

我們認識兩個孝女。一個是以前做過數學教員的，她有個老父，雙目不甚明，終日坐在家中，這位女士就整天在家陪着他，據她說：「我怕他不小心弄出火來！」後來父親過世了，她又侍候她的丈夫至死，真了不起。又有一個女友，她的丈夫是一個工匠，她的父母都在八十高齡，她將他們安置在老人院，她每天去看他們，只要一天不去，她母親還罵她。後來她丈夫退休不讓她常去看望父母。最近她的父母都九十高齡去世，而丈夫亦相繼去世。現在這兩位都守着遺產過她們的孤獨生活。

實行兄弟弟恭的有一對兄弟，都未結婚，同住一宅，現均在古稀以上。哥哥是中學教員，兄弟是鄰城青年會職員，每晨哥哥起來做早飯，亦代做中膳以備兄弟帶走。晚上回來或同出吃飯或由哥哥做飯。每夏休假就同遊各地。兩個人同出同入，親熱得很。每春兩人同去掃墓，墓在數十哩外，我們夫婦曾被邀同去遊覽，墓地十分清幽。

外國人講孝講悌者甚少，以上兩例誠叫人敬佩。至於其他的德行如禮義廉恥等，大部分靠教堂裡宗教教育及家庭中父母的庭訓。以前這種教育收效甚宏，

現在則日漸衰微，社會秩序亦因而漸弛。談到教堂，我們這小鎮上有四個之多；天主教、聖公會、浸禮會及科學會，各有教友若干人。其經費與組織亦有可言者。我記得在香港及大陸時，所謂信教就是吃教，所有牧師薪水及教堂費用自然有遠在異邦的教會支付；我們教友祇須每星期到堂做禮拜或做些勞力勞心的事幫幫忙就算是信了教。教堂裡設醫院養醫生護士也自然有人付錢。有些人真信天主有辦法，一切慈善醫藥事宜會自然而然的完成了，從沒有想到錢從何來。我所奉的耶穌是聖公會供奉的，同是一個天主，同是一個耶穌，各會各堂供奉的儀節及方式不同，自然各說各的好。像我這個中國教友所不解者即同一教主同一聖經何以彼此不同，最近愛爾蘭天主教與耶穌教友之爭弄得屍山血海，每日在殺人，弄得英國派兵彈壓，結果兵亦被殺。耶穌戒殺，何以教友自殺，自然有歷史背景，但同一宗教，同一教人爲善，同一個十誡教條，何以彼此非對殺不可。茲姑不論，且談此間教堂之組織與經費。

每一教堂屬於一教區，幾個教區聯合爲總教區，再聯合起來成立全國總教會。我們這教堂有一百四五十。小事開會議決辦理，大事如預算捐款等，皆須繕成說帖向教友大會報告取決，其爭辯情形與市民大會同。

教堂的職務自然是每禮拜講道，各教友之婚喪大事。教友有病，牧師必去探病，有時病人分住各醫院，牧師即須到處奔走探問。教堂一樁大事就是宗教教育，我們有一〇九個學生，自小學一年至初中二年共分八班，有八個教員擔任每禮拜日在會堂教聖經半小時，一個小孩子要受八年聖經教育，有時還增設高中班，英國人初到新大陸時，教條主義非常認真，教得小孩子們真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言……」。現代潮流，做父母的已不重視教義，新兒女們更有其新革命行動。社會上，就在這小鎮上，就有許多悲歡離合的事發生。更可寫些所見所聞之事給同學們消遣，但從頭一想，所要說者不過是些男女蕩閑之事。如少女思春，未結婚而先生子，生子後爲人所棄，經法庭斷給幾千元完事。有幸者居然結婚，男家有了，女家大樂生子，一二年夫妻勃谿，女的回娘家，丈夫出些養育兒子費用了事。有的結婚後男的養育不起，一逃莫知所終，種種悲歡離合之事，非我們中國人所能想像

十位教友，每個教友每年要自認分擔若干經費，分五十二個禮拜繳納，有特別大事捐款時，再由各人自認擔認。姑以去年決算爲例，共花去四萬三千元，牧師年俸九千元，有免費房子住。其他一筆最大開支就是協助海外傳教費用約五千元，皆由各教友分擔，平均以一五〇人計，每人要出三〇〇元。有錢佬出得多些。至於特別費用，有時比每年經費多。年前曾有一次，捐出大運動，我當會計，係由本教區發動捐助海外教會經費，如在南美洲、非洲以及其他各地之傳教經費，共計捐助約五萬元，其中個人捐數最高者爲三位老小姐，一位獨捐四千，兩姊妹合捐三千元，我所知道的，這個小鎮上有不少老小姐都是有錢佬。她們的上代都是做大生意的，有的是做中國及遠東生意的，賺得錢多，生活富裕，大概那時的男孩子們不敢問津，於是乎誤了佳期成了老小姐。她們的生活不成問題，大概她們的遺產也使她們煩不少心，但美人遲暮必多傷感。最近來了一個新牧師，嫌教堂老舊住房失修，來了一個刷新運動，結果就花了六萬餘元，亦由各教友自動捐助。其組織亦係委員會，有五個委員，皆分年選舉，設委員長、會計、書記等，職由委員分認者。

十二年來在美國小鎮教中學數理，觀察所得，至此可告一段落。今年暑假大概退休之成份多，退休後時間多再來閒話。憶自號召出錢出力以來，引到不少好文章，而尤以最近一期錢謙學長之「交大八年」，彭逸才學長之「廿二個冬天」，皆不常見之寶貴文章。交大學人，個個對社會國家有貢獻，真可自豪，區區何人居然也忝爲交大同學之一，自引爲三生之大幸。面面觀就此結束。

編者附言：陳學長的大作，實在是可圈可點，亦莊亦諧，拜讀後能對「人情達練」及「美國式生活」增添幾許知識，可算是友聲近年來連載最佳文章之一，編者收到很多學長們電話，希望陳學長能抽暇揮筆續集、後集，以飽眼福。另承陳學長託人轉撥捐助友聲基金美金廿元正，已收帳。

編者在此，以附言代簡，萬分謝謝陳學長對友聲精神與物質兩方面的支援。